

修行不只是端坐
和念咒，修行是
去好好行走人生

飘沙著

轮回

小说版西藏生死书
都市人心灵之旅
向死而生 寻找陌生的自己



ISBN 978-7-329-04167-0

ISBN 978-7-329-04167-0

ISBN 978-7-329-04167-0

ISBN 978-7-329-04167-0

ISBN 978-7-329-04167-0

ISBN 978-7-329-04167-0

扎回



小说版西藏生死书

都市人心灵之旅

向死而生 寻找陌生的自己



飘沙 著



YZLI08901179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轮回 / 飘沙著. -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1.7

ISBN 978-7-229-04167-0

I. ①轮… II. ①飘…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06173号

轮回

LUN HUI

飘沙 著

出版人: 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执行策划: 王 水

责任编辑: 王 水 徐 虹

特约编辑: 王 雪

营销推广: 杨 霄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三河市华晨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 010-65584936

E-mail: haiwaibu007@163.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16.5 字数: 200千

2011年8月第1版 2011年10月第2次印刷

定价: 2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023-687066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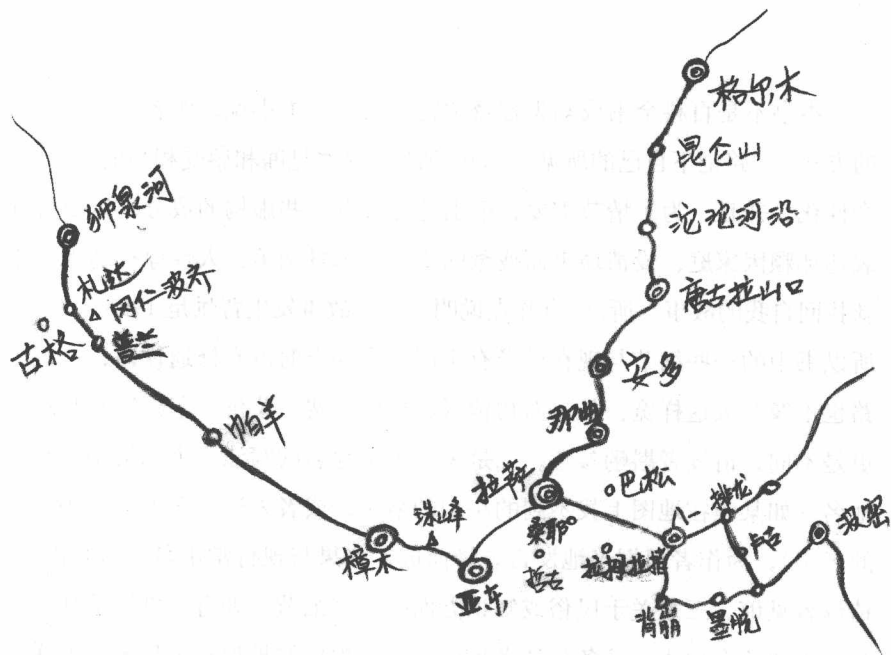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编者的话

本书不是百科全书或知识普及读物，而是一本小说。作者以边走边思的方式，一路记下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这些见闻和感受相当的个人化、个性化。并且，为了情节需要，个别地方会有一些虚构的成分，以更好地表达那颗因家庭、爱情琐事而疲惫的心，在风景幽美、人性淳朴的地方重新找回自我的故事。所以，有几点说明。一是故事发生背景是1998年前后，所以书中的一些细节与现在已经有不同。比如当时没有修通铁路，一些公路也不像今天这样宽、长，而物价（比如住宿费、菜价、车票等）与现在更是不同，请读者斟酌参考。二是关于个别地名的写法。个别很小很小的地名（如某座在地图上找不到的小山的名字，或者人迹罕至处某个小村子的名字），为作者根据当地发言音译而成，如果与现行常用名称略有出入，请读者见谅。三是关于民俗或知识方面的一些细节。如有个别细节如与科学或事实略有出入，请各位读者见谅，并请把您的批评和宝贵建议发送到 haiwaibu007@163.com，以备我们再版时及时更正。

感谢读者朋友的关注，非常希望本书能对您的工作、生活或者心灵，产生一些有助益的影响。

作者手绘行走图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途中与你相遇。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

——仓央嘉措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我像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还有一丝知觉，推开门就清醒了……

我像是一个被煤气熏倒的人，往门那儿爬，

目 录

几句呓语 / 1

我知道修行不只是端坐和念咒，修行是去好好体会人生，修行是如何面对每一个你遇见的人，修行是如何处理针对你而来的恶言。

第一章 走向天堂 / 3

“我带你们到凤凰山陵园看看。”我的语气一如既往的随意……“在这儿我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带你们认认门，回头清明节的时候记得给我上上坟。”

第二章 拉萨情缘 / 30

我开始被迫体验来到拉萨的那种虚无漂浮的狂喜和恐惧焦急的心情，一时间感觉连接我与过去的生活的缆绳被彻底割断了。

第三章 神湖现影 / 53

不知何年何月开始涌动的浪涛激荡在我的脚边。突然面对着无尽的空间和无尽的时间，令我有些不知所措。不知为什么，这样壮观的场景使我陷入深深的忧郁。它令我想到了死亡，想到了死亡的沉静、永恒和美丽。

第四章 墨脱仙境 / 75

生命在这里是如此的弱小，又是如此的顽强，这些生灵，不甘心于毁灭，于是不屈不挠地前仆后继……具具白骨成了准确无误的路标，这奇特的路标给我以胆魄，助我顽强地前行。



第五章 生死之说 / 97

我们过去所做的一切，今天看来不都是一场梦吗？……今天我们神清气爽，那是因为一切都很顺利，明天可能就垂头丧气了。那一份好的感觉哪里去啦？环境一改变，我们的心就随着环境转变了……

“时常认知生命有如梦幻，减低执著和嗔怨。对一切众生起慈悲心。不管别人如何对待你，都要保持慈悲。不管他们做什么，只要你当它是一场梦，就会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第六章 撼世奇观 / 116

生死的转换在墨脱这块土地上显得很平常，在每年开山的季节，当地人都要口念咒语，三拜山神，保佑进出的人们平安。听说每年在那仅有的三个月开山时节中，都有人死在途中，有坠入千米雪崖之下的当地人，有陷于冰窟中不能自拔而永远冻在冰窟里的异乡人，有体力不支而暴死于原始丛林中的背夫……

第七章 穿透灵魂 / 134

我的姑娘，我被这个故事迷醉，我在这里相约玛吉阿米。尽管她不在拉萨，尽管我知道这是个遗梦，我依然赴约而去……举杯，我的姑娘，在这样的夜晚，我只想拥着你，吟唱仓央嘉措的情歌，直到永远。

第八章 生死转换 / 153

我俄在尊普寺的门廊里，身上裹着布桑的羊皮大衣，看到布桑口诵六字真言在叩等身长头。

“你在做什么？”我有气无力地问他。

“我在为你向佛祖祈祷。”

“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一个陌生人叩整夜长头？”

“因为我有慈悲心。”布桑笑了笑。

第九章 情定阿里 / 169

洛桑的喘息声和嘴里呼出的热气，从我的头顶开始往下移动，最后停留在我的右耳



边：“跟你分开以后我一直担心你，我从没有这样担心过什么人。”声音很小，好像天外之音。

这句话触动了我脆弱的神经，温暖顷刻传遍了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第十章 生命奇迹 / 184

“我在那里长大，那个小寺庙就是我的家，华丽的经堂，雪白亮丽的佛塔，沉重的满是花纹的大门，狭窄崎岖的石路，青绿的树，斑斓的花，还有叫不上名字的鸟，它们一直伴随着我长大。在寺庙里我和其他的僧侣都是佛祖的仆人，我们的痛苦、失落都不再重要，我们自身是那么渺小、那么无足轻重。在佛的面前，我们只能跪下，不是为自己解脱，而是为万物生灵祈祷。我们献给佛祖的不仅仅是我们的肉体，我们的信仰，还有我们的精神和灵魂。”

第十一章 魂归雪域 / 202

当第一只兀鹰拍打着翅膀降落到地面，大摇大摆地啄食着陈博的尸肉时，我闭上了眼睛……天葬师手里拿着陈博的头骨，走到天葬台的一堵墙前，把头骨当砖石，垒在了墙上，他说那堵墙是让人靠着休息用的。

“今天鹰来得特别多，吃得非常干净。”天葬师非常高兴地对我说。

第十二章 忍爱成伤 / 221

已经不再恐惧死亡，只有西藏才有可能帮助一个人好好地死亡。我可以悲切地觉察到不仅我会死，而且大家都会死。太多的迷障让我们忘了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当我们终于知道自己正在迈向死亡，其他众生也跟着我们一起迈向死亡时，我们开始产生一种燃烧的、几乎心碎的脆弱感，感受到每一个时刻、每一个众生都是那么珍贵，从而对一切众生产生深刻、清晰与无限的慈悲。

后记.....	作者	237
感谢书中所有的神灵和众生.....	孙舒平（读者）	240
编后记：向天观看，瞻望那高于我们的穹苍.....		246

几句呓语

13年了，我的记忆在这里出现了一道光芒——那是难忘的1998年。

那一年我决定离开这个世界！只希望离开的时候，我是快乐的。我不愿意再来！

那一年，我像个一往无前的勇士，追着霞光万丈的夕阳奔向了西藏的怀抱。

从那以后，西藏对于我来说已不再是一个梦，它渐变成了一座哲学高原。我不停地在这座哲学高原上攀爬。

在西藏，那些土生土长的康巴汉子或许只将那里当成普通的生存之地，那些风暴和诵经声是他们身体里的血肉。但神秘的西藏仍以宗教的伟岸与生活的艺术，反衬出我们生命的渺小、卑微和庸碌。

我是一个用生命的热情燃烧流浪之路的女人。曾像许多人一样，历经艰辛抵达那空气稀薄之地为灵魂吸氧。在而后的日子里，当精神陷于困顿的时候，只要眺望远方的那片高原，便会有一种激情注入身体。

对于西藏，我总是感觉有那么多话要说。不过现在所有的语言都只是如梦呓语。这些呓语，虽不能汇成气势磅礴的江河，但涓涓的小溪依旧能沁人心脾。

宗教不单纯是信仰，还是追求自由。

信仰是快乐，宗教是精神的皈依处，让人心里有着落，能在纯粹的自然中心灵清明。

我知道修行不只是端坐和念咒，修行是去好好体会人生，修行是如何面对每一个你遇见的人，修行是如何处理针对你而来的恶言。

我感激自己活在这个身体里，感激自己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感激父母，感激一切苍生……



其实人最空灵的时候离宗教最近，只有那个时刻才可以在尘世中归于恬淡。我经常蜷缩回那个空间里面，回味行走的过程，行走的感悟。

从前只知道我需要一种安慰来抚摸伤痛，于是选择了行走。以为行走可以让我远离过去。但生活中的某一时刻，某种场景，某些话语，都可以瞬间将自己内心深处的一段记忆激活，于是那些人和那些故事便冷冷地从心海深处走出来，悄悄地翻弄着过去的岁月，痛楚的情绪瞬间就会将自己包围，整个人也就融化在曾经的那段时光里了。

每次都会疼痛很久。

那时候，非常非常害怕这样的触动，所以选择了远离人群。在许多如水的夜里，我会偷偷地渴望有人能懂得我隐藏在心底深处的疼痛。当月上来的时候，才敢把揉进血肉的情感，轻轻地晾出来，独自悄悄地淋湿，又悄悄地风干，再收到隐藏的地方安放，在第二日浅薄的晨曦里，含着笑继续走在路上。如今，有许多日子沉下去了，就沉下去了，消隐于永恒的黑暗之中，再也发不出丁点的回响，然而，在西藏的那些日子，经年之后，我还能看到它曾经闪烁的光，秉照着我微弱的生命，让我温暖、怀想。

飘沙

2011年4月



第一章 走向天堂

那年春天，在城市霓虹穿梭的背影中我倔强地选择了西藏，认为那就是我的天堂。不知为何会选择行走，也许是想让自己的心慢慢地靠近天堂吧。

1.

北京的五月是春天，怀柔的春天很美，北京人都知道。

我开着一辆白色的“小切”跑在京顺路上，路面还算宽，车上有我的男朋友龙青、闺中密友秀丽、合作伙伴康金和他的女朋友小娅。

我带他们到怀柔去踏青，吃虹鳟鱼。

在怀柔的虹鳟鱼一条沟吃喝完毕，我载着他们从怀柔县城往西开了五公里，秀丽突然问我：“姐姐，咱这是上哪儿呀？好像不是回城里的路。”秀丽算是我唯一的女性朋友。

“我带你们到凤凰山陵园看看。”我的语气一如既往的随意。

康金说：“这是给谁扫墓呀？也晚了点。”康金还是一副调侃的腔调。他是我生意的合作人，也算是不错的朋友。

在停车场停好了车，我在前面带路：“在这儿我给自己买了一块墓地，带你们认认门，回头清明节的时候记得给我上上坟。”

龙青瞪大了眼睛：“你这是为什么呀？怎么不和我商量？”龙青比我小

8岁，哭着喊着要和我结婚，我知道因为什么。现今这年头世风日下，一切都向钱看齐，对于没有钱的女人来说，别说男人比你小8岁，就是大你8岁，人家也不肯轻易踏进婚姻半步。

我们俩的关系大家都心知肚明。

凤凰山陵园坐落在北京的怀柔区，这里是新开发的墓地，环境不错，很宽敞。我一直喜欢清静，这里应该是个不错的地方。

“听卖给我墓地的那个老头说，这条路是通天的神道。感觉到了没有？”我一边往山上走一边说。

墓地是冷清的，除了清明节前后。

今天的陵园内多少还有些生气，几乎所有的坟前都有些清明祭奠的痕迹。

有许多野花绽放在蜿蜒的小路旁，还有些开在山坡的空地上，有风吹过，有雨滋润，这些花在幸福地微笑绽放。

龙青紧走了两步追上我，伸手搂住了我另一侧的手臂。

我侧过头冲他笑着说：“在这个开着野花的山顶上居住，一定不会有人打扰。看这些野花，它们无所谓什么样的环境，也不招摇做作，更不高贵，在属于自己的无声的世界里，开得无拘无束。它们自身饱满绚丽，身上有阳光的颜色，有风的印记，还有被践踏之后的坚强，更有着自由奔放不羁的灵气。怎么样？像不像我？”

这些野花细细碎碎地开了满眼，挤得满心，各自享受着自己的世界。

“你什么时候买的？我怎么不知道？干吗要买墓地？为什么？”龙青一连串的问题，看得出来他有点着急了。

“两个星期前。”

我买的这块墓穴位于山顶，朋友们跟在我的身后，沿着石砌的台阶往上走。整个墓地没有一点声响，只有我们的脚步声。

“因为我要走了，我要去西藏寻找我的灵魂。也许再也不回来了。”我抬头看着晴朗的天空。

没有回应。



大家都默默地在这块黑色墓碑前站着，仿佛我已经被埋在这里了。

墓碑上没有姓氏，只有两个字：多多。

寂静了好一会儿，康金的女朋友嘟嘟囔囔说：“我真不明白，像姐姐这样单身，有钱，有事业，长得也不错的人怎么想起去那个鬼地方？”

“为什么？为什么呀？难道这里没有你值得留恋的人？”龙青露出期待的眼神。

我没有说话，我知道有，但不是眼前的这个男人。

眼前的这个男人和我很亲近，但他只限于和我的肉体交流，我们的精神从没有过对话。确切地说，我们的灵魂在相互平行的两条线上，无论这两条线如何延长，都不可能相交，都不可能产生交点。

思绪回到几天前……

如果现在是秋天也就罢了，那漫天的萧瑟与凛冽，自然也就把我引向了归路，我的心，断然不会如此生生的疼痛。

眼前分明是盈盈润泽的春天！为何这满眼的成群成群的叶子，几乎都还穿着墨绿的绒衫，还没来得及换上飘逸的纱裙，就一团团地直直下落，像是为了赶赴一个约定，急急地砸向地面。

没有深秋时那种悲壮的祭奠似的肃穆，有的只是满足的静逸安详，那么淡定！宛若我现在的这种情感，甘愿坠入深渊而无悔。

站在这个窗下已经很久了，那里面有我的女儿，由我生命里分离出来的骨肉。

“你不是我妈妈，我不认识你。”女儿的声音无限重复地响彻在耳边。

“我一生下来，你就不要我了，你不是我的妈妈！我不认识你！”女儿声嘶力竭的哭喊声把已经支离破碎的心碾成了粉末，我欲哭无泪。

宝贝，妈妈怎么舍得你呢？你是妈妈的唯一，当初要不是为了成全老人家，自己怎能承受这份母女分离之痛？

不想了，从割舍的那一刻起就知道会是这样的结局。

孩子，妈妈只要你好！

妈妈因为爱你，才会甘愿付出所有。

只因为爱你，所以离开，带走所有的痛，一个人疼。

远离是怕眼垂得太久，偶尔的抬头会泄露心底的秘密。不想通过告白来索取，不想用爱来牵绊。孩子还太小，老人一定有许多的不得已，还是让我一个人承担全部的痛吧。

爱就是纯粹的占有和享用，怕只怕，爱到底会伤害了爱。

最终，我还是不能敲开那扇关着的门。

独自悄悄地走开。

今天的阳光很灿烂，春天的影子仿佛就这样悄悄地与自己的视野接近。

承诺的工作终于完成了，点上一支烟，静静地吸着。一曲《天堂之约》，就这样自然地回响在自己的耳畔，幽幽地把自己若隐若现的心绪诱惑着。偶尔傻傻地凝视着唇边升腾而起的烟雾，缥缈而虚幻，在挤窗而入的丝丝风中飘逝无踪。

一个人，几天来就这样坐在窗前，有些茫然也有些宁静。随手翻阅着自己过去的一篇篇文章，就似沿着一个清晰的路标，一路寻找着，走着，却不知道寻找的是什么，又不知道走向哪里。一行行文字，再次细读，文字所记载的心绪与影子，活灵活现地在自己的记忆里流动。

原来有些东西真的可以倒流再现。

时间总是会把一切的痛分割成零零碎碎的细片，让它淹没在无边的黑暗中。

今晚没有星月，我蜷缩在沙发上收拾心情。

窗外是黑洞洞的天，房间里只有显示屏发出的蓝荧荧的光。

已经不是初春了，但这个夜晚，寒冷的让人不知所措，棉衣早已经压回了箱子底，可身上的厚毛衣却抵挡不住入骨的阴冷。

寒冷其实来自心底。

颤抖的手搂抱着给女儿的信，像搂抱着女儿一样。

那是女儿每个生日的当天作为妈妈偷偷记录的心情，就好像一个密码的制造者，把要对女儿说的话，小心地藏进不能多说的话里面。



那里面有女儿出生前我的忐忑与无助，有女儿出生时我的痛楚与欣喜，有夜半时分为了女儿驱蚊扇扇的孤独寂寞，有因为买不起女儿喜欢的玩具的内疚哭泣，有送女儿到奶奶家时的摘心摘肺般的不舍，还有想念女儿的眼泪和整晚的夜不能寐……点点滴滴记录在这几十页纸上。

汉白玉的骨灰盒就那样静静躺在床上，被电脑显示器的蓝屏映照得晶莹剔透，盖子已经打开，我把十封信包裹在一个黑布袋子里，放到了骨灰盒的最底层，上面放了一张孩子爸爸午跃的照片。

最后装进骨灰盒的是一张纸片。

如果说亲情的丧失让我决定重新认识自己的话，那么最后放入骨灰盒的那张我和父亲的亲子鉴定证明则使我对曾经的一切产生了怀疑。

既然否定了自己的过去，那么，我该怎么面对现在的自己？

就算把自己过去的一切埋葬，我依然不知道今后该如何生活。

2.

午跃是我女儿的父亲，是我大学老师的儿子，在我大学时代的很多个周末，恩师敞开了母亲的怀抱，让我备感温暖，直到今天我仍然称其“妈妈”，很自然亲切。

午跃是老师家的长子，比我大5岁，性情温和，善解人意。个子虽然不很高却也算英俊，属于特招女孩子喜欢的那种男人。

大三那年，因为经常给老师整理一些论文资料而频繁出入老师的家，与午跃有了一些接触。他大概听他妈妈说了一些关于我的事，对我格外照顾。我感觉得出来，那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

如果不是那次偶然，我们也许没有机会在一起。

那天母亲给我打电话，让我回家一趟，说找我有事。下了课我就回家了，进门之后却发现母亲没在家，父亲一个人在吃饭。

我扭头就走，父亲把我叫住问：“你回来干什么？”

我小声说：“我妈打电话叫我回来的。”

父亲顿时火冒三丈说：“不是说别再让我看到你吗？”

“我根本没想回来！”说着话我就往外走。

“你还敢跟我犟嘴！”说话间父亲手里的饭碗朝我的头上砸来，我躲开了饭碗却被砸到墙上反弹回来的瓷片划伤了护着脑袋的手背。

捂着流血的胳膊，跑出了家门。

从家里出来不知道该上哪里去？

除了宿舍我没有地方可去，可我不想这般模样回宿舍，不想让同学们看到我的狼狈。

我想保持一点自尊，虽然这份拼死守持的自尊已经残缺不全。

不知不觉地来到了老师家的门前，犹豫着。

还是按响了门铃，开门的是午跃。

看来我的样子吓着了午跃。

给我包扎了伤口之后问我：“跟人打架了？”

“没有。”我把脸扭向另一侧。

“到底怎么回事？”

“没什么。”我不想让午跃看到我的眼泪。

“吃饭了没有？”午跃好像明白了什么，不再问我受伤的事。

我摇了摇头。

“我妈妈晚上要晚一点回来，我也正好没吃呢，刚下了点面条，一起吃吧。”午跃起身进了厨房。

我的眼泪在眼眶里翻卷着。

“谢谢！大哥，给你添麻烦了。”午跃把面条端到我面前的时候，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吃吧，我手艺不好，凑合着吃。”午跃拿起桌上的筷子递给我。

“谢谢！”眼眶里的泪水终于流了下来。

午跃拿起茶几上的卫生纸，撕了一段，走到我的身边递给我。之后，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